



属于你的未来

没有标准答案



THERE IS NO ONE ANSWER FOR YOUR FUTURE.

属于你的未来

没有标准答案

There is no one answer for your future.

主办：西交利物浦大学
出品：市场与交流办公室

主编：毕新
执行主编：石露芸
编委：许恬甜
主笔：寇博 石露芸 胡秋辰 姜影
记者：李雯祯 金画恬 钱懿 刘欣怡 祝欢

视觉统筹：胡秋辰
设计：胡行健
插画：胡行健
摄影记者：王彦晔
印制统筹：范君丽

新媒体总监：袁小婉
视频：赵宸绪 薛冰希

校长寄语 迎着电闪雷鸣振翅起航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 席西民教授

夏日蝉鸣，荷叶悄悄爬满了五星池塘，2021届毕业生即将起航。疫情让毕业季变得意义非凡，经过新冠的洗礼，同学们对不确定性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对全球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适应复杂环境有了充分的准备。无论继续深造还是就业创业，相信你们会以在西浦孕育的国际视野、熏陶的素养、培养的能力、滋养的智慧，顺利融入跌宕起伏、风云多变的世界，探索和追随自己的理想，践行世界公民的担当。

你们即将起航，犹如小溪中的一条鱼，虽路途会蜿蜒曲折，却朝向远方，你们可以畅游涟漪，等江河奔涌，任凭波涛激荡；似天空中的一只鸟，虽会遭遇乌云密布，也会迎来晴空万里，你们可以起舞和风，待电闪雷鸣，注定振翅翱翔。

然而更强大的德尔塔掀起另一波疫情，让人类迟迟无法走出恐惧。理念和体系的冲突日益加剧，民族怨恨此起彼伏，世界依然阴云密布，似乎全球化走向至暗时刻，人们被世界范围的焦虑所笼罩。我们该怎么办？著名管理学家亨利·明兹伯格指出：“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严重失衡并且我们需要根本的革新。人们必须行动起来。不是他们，是你和我，各自地而又一起行动。”

在这个即将分别的人生路口，为了更好地行动起来，我特别想送你们三句话，希望它陪伴并温暖你们的征途。



我希望你们，心中有一团理想的火。

我希望你们，心中有一团理想的火。

想想 100 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生灵涂炭。但在黑暗的时代，有一群年轻人，决心把自己当做火柴，不惜燃烧自己，来唤醒沉睡的国民，点亮民族前行的道路。他们并不知道黑夜何时会消散，富强可爱的中国什么时候会到来。但他们在最黑暗的时刻，做出了最勇敢的选择，带着心中的一团火，热血洒遍荆棘，为子孙后代换来幸福。

风云激荡百年，漫漫复兴征途。这份对初心的坚守，沉淀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应当成为同学们未来漫长人生的力量源泉。不管是遇到事业的低谷、人生的失意抑或环境的限制，我都希望大家能拥有对理想的坚守，百折不挠的决心和跨越黑暗的信念。温斯顿·丘吉尔曾经典回应，“没有最终的成功，也没有致命的失败，最可贵的是继续前进的勇气。”

“没有最终的成功，也没有致命的失败，最可贵的是继续前进的勇气。”



西浦 15 年前被戏称为“一栋楼大学”，但我们有抓住全球重塑教育机遇、引领未来发展的理想，扬帆起航。一路走来，有风和日丽的拥抱，也有狂风暴雨的席卷。正是改变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初心，让西浦人，用勇敢、谋略、智慧和坚韧，不断创新和持续突破，跨越沟沟坎坎，在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中倔强成长。

亲爱的同学们，越是黑暗，越彰显你们的价值，用你们的勇气点亮一根蜡烛，用你们智慧的电闪刺破黑暗，用你们的梦想帮世界互联，用你们成功的事业助世界和谐！



我期待你们，眼里有一束智慧的光。

我期待你们，眼里有一束智慧的光。

新冠疫情急剧冲击并重塑世界，人类进入了一个不确定性 (Uncertainty)、模糊性 (Ambiguity)、复杂性 (Complexity) 和多变性 (Changeability) (简称 UACC) 成为常态的社会。要改变和引领未来，首先要完成一场心智模式 (Mindset) 的转型，即从我们原来熟悉的相对简单和稳定时代的“心智模式”转换到能在 UACC 环境下生存的新的“心智模式”，也就是我常说的“和谐心智” (HeXie Mindset)。

和谐心智的基本逻辑是在 UACC 环境中，首先要形成清晰的人生和事业定位 (愿景、使命)，作为导航；然后分析确立特定阶段的核心目标和关键任务 (和谐主题)，作为指引；再坚持双重理性行动，既注重制度、流程、工具等科学体系的支持 (谐则)，又擅于利用政策、文化、情感等营造人文环境 (和则)；最后瞄准愿景，根据各阶段和谐主题持续动态优化和演进 (和谐耦合)。没人拥有预测未来的水晶球，但和谐心智能够帮你们以未来导向的心态，融合东西方智慧，找到符合趋势和需求的每个阶段的主题，踩着时代的节拍，脚踏实地稳步前行。

具体而言，面对 UACC，反而观之，居危思安，既然无法预见，何不把握住那些不变的东西。例如，学历学位日益会失去其价值，真正的竞争力来自于清晰的人生定位 (愿景使命)，明确的兴趣以及把兴趣开发到极致的社会价值 (和谐主题)，较高的素养、正确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以及终生学习的能力 (双重理性)，有这样明晰的奋斗目标，你们就不会再焦虑，而是沉浸在智慧行动 (动态优化和演进) 的旅程中，从而使你们始终处在 UACC 世界的有利地位，赢得和引领未来！





我祝福你们，脚下有一条自己的路。

我祝福你们，脚下有一条自己的路。

历史一遍一遍证明，道路决定命运。面对巨变和重塑带来的机遇，世界上不缺乏努力和勤奋的人。但只有选择了适合自己初心与天赋的道路，才能摆脱内卷的浪潮、同辈的压力、世俗的眼光，真正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成就事业和自己。毕业把你们带到了人生的分叉口，选择变得更加多样，我希望你们都能以和谐心智自信地走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就像西浦优秀毕业生郑梦瑶坦言：“人生路百条，没必要把自己硬塞进一个模子里。”

选择和坚守一条独特的道路并非易事，需要理想与现实一次次地交手，不断地探索、思考与取舍，持续地创新、蜕变和升级。

例如，作为行进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国，面对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并在联合国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的思维，用智慧探索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的道路，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共鸣与支持。




再如，作为教育探索和变革者的西浦，面对充满 UACC 的未来，视时代变迁和挑战为难得的发展机遇。15 年来，西浦不断反思教育、重塑教学、再定义大学，放弃了简单拷贝他人经验的“捷”径，选择了面向未来、融合东西方智慧、探索未来教育，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从研究导向的国际化专业精英教育（西浦 1.0），到融合式创新创业的国际化行业精英教育（西浦 2.0），再到未来导向、平台营造、技术赋能、融合共生的教育创新生态（西浦 3.0），以敢于独特与引领的气概和一步步坚实的努力，把想法变成现实，成为中外合作大学的领跑者。2021 年泰晤士亚洲大学排名中，西浦成最强黑马，以年幼的身姿挺立中国内地大学前 35 名之列。

亲爱的同学们，该你们登场了！希望你们肩负使命，抓住世界变革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坚守初心，做一个对人类和社会有价值的人；升级心智，培育冲浪 UACC 的能力和智慧；砥砺前行，找到适合自我的发展道路。把轻轻小船升级为巍巍巨轮，迎着惊涛骇浪起航；把稚嫩羽翼打造成坚强翅膀，迎着电闪雷鸣振翅。

祝福同学们一路成长，一生风景！

目录 CONTENTS

P9-18



郑梦瑶

通往哈佛的3道选择题


P19-26



蔡天羽

爱肖邦、爱“半马”的工科男孩
斩获7所美国名校录取

P27-34



杨凯丽

何林芷




在路上的西浦电影人



张潇文

致少年的你：
逆境中的生机，终会到来

P35-40




非典型好学生的剑桥路

P41-46



王世杰

P47-52




李怡琦

不确定性，既然避不开那怎么拥抱它？

从“井底”到哈佛

P53-60




甄谛

贾申

热血男孩：
心之所往，不畏道阻且长

P61-66



通往哈佛的3道选择题



当几个看似都挺好的机会同时降临而你必须要有所取舍，你如何设定适合自己的标准以判断哪些是“真”机会、哪些是“假”机会？

你如何应对权衡时的患得患失？

一旦做出选择，如何把握住机会？

四年迷茫中不懈地探索，郑梦瑶有了自己的答案。

对于很多西浦新生来说，如何适应一所国际化的大学成为一个问题。梦瑶不大认同这个说法，“适应”，有一种被动的意味；她觉得“寻找”更贴切，“来到西浦，有那么多选择、那么多可能性，重要的是你想要什么，你去寻找一种你想要的学习和生活方式。”

01 转系

郑梦瑶入学时选了会计专业，“那時候选专业还带有高中时代思维的惯性，对我来说，会计学起来‘省力’，有一种能驾驭的安全感。”

大一时课不多，为了尽快了解会计学，她开始考 ACCA；同时，也在不断投简历，找财务岗和会计岗的实习。



她还加入了学生会、关注校园里各种各样的机会。新生活是充满活力的，但她发现对自己的专业——会计兴趣不高；虽然高考数学成绩最差，她却在大学数学的课堂上重新发现了数学的乐趣。

大一下学期，学生们还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

提交申请的截止时间越来越近。她要转吗？仅凭现在接触到的会计学知识就能判断会计不适合她吗？

她一直不能确定，直到获得了一份实习，亲自去审计事务所干了两个月之后，她终于觉得可以不后悔地去做一个决定。

郑梦瑶“惊险”地转到了选择面更广的金融数学系。

“我觉得很多东西一定要有了一定层次、一定深度的了解之后，才能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适合你。”她解释说。



02 多线并举

大二这一年，她还是那样忙碌，在“寻找”的路上马不停蹄。

学习、实习、打商赛……与专业和未来职业探索有关的机会只要有兴趣她就去试。她加入校友创办的创业公司做活动策划，结识了许多各行业优秀的校友，从他们那里了解行业信息、拓展视野和见识。

她的成绩排名年级前 1%，先后获得高顿未来财经精英大赛一等奖、保诚香港财经菁英人才选拔大赛第二名。

实习初期主要聚焦的是金融领域的行业研究岗位。

大二末，她参加了学校和 PNP 举办的人工智能创业黑客马拉松并获得第一名。这是她接触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的开端，也是她第一次和计算机系的同学组队，和团队见证了一个产品诞生那个令人心动的时刻。

大二暑假，她按原计划去北京的一家券商研究所做行业研究方面的实习。因为 PNP 黑客马拉松种下的种子，她同时申请加入苏炯龙老师一个有关深度学习的 SURF（西浦夏季本科生研究基金）项目做志愿者，学写代码，了解新的领域。

随即，量化分析岗，即金融、计算机和数学的结合也进入了她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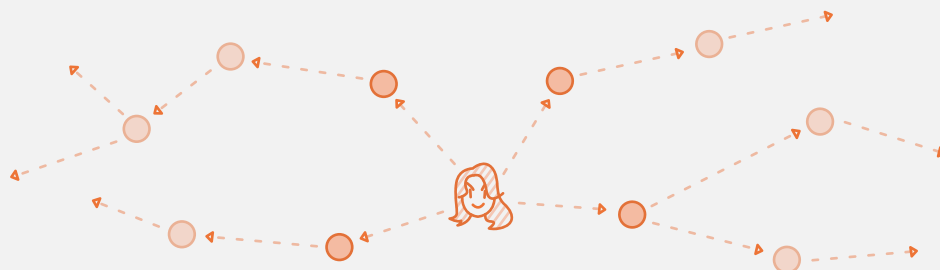
大三上，她又申请加入了朱晓俊老师一个关于生物统计的研究项目，初涉数学、R 语言和医疗统计领域。



郑梦瑶不喜欢在已知的框架里按部就班。“比如会计是一种人为的语言，它的规则是预先定好的。”



“但是在数学的世界里，路有很多条，你可以用空间变换去理解向量运算，也可以用基础的行向量、列向量的运算抵达一个结果，这个需要你去探索。”



她喜欢去探索多个路径，每一个都全力以赴。探索没有边界，但她又不愿轻易做取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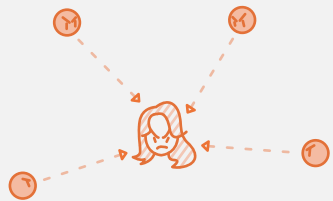


“多线并举也有吃不消的时候，身体和心理压力都很大，有时候我在想专业选择面大是不是也是一件坏事。”

03 挣脱

一进入大三，申研就成了同学间“压倒性”的主题，加上学业突然加重，大部分同学都从社团等兴趣社交类组织中抽身，专注学业。此外，根据拟申的专业寻求可以加强科研或者实习的经历。

在这种氛围里，郑梦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倒逼，一种要做出选择的压力。



“那时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那么他跑多久都不算真正的起跑。然后，你就看着身边的人好像每个人都目标明确，向着一个地方冲。这无形中就是一种压力，就是你还在赛道起点那里打转，你已经落后了。”

多线并举的疲惫和纠结、申研的“压倒性”氛围、功利的行动标准、同辈的比较以及时间的压迫感……这一切令郑梦瑶陷入了极为压抑和无聊的状态。



郑梦瑶在朋友圈看到学长分享的一则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计算机网络与通信实验室招聘研究助理的消息。她抱着试试的心理、认真准备提交了简历，通过三轮选拔被破格录取，成为该实验室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研究助理。这份全职的短期工作为期7个月，这意味着她要休学一年。



家里人都不同意，妈妈甚至把她的护照都藏起来了。

妈妈不能理解，女儿书念得好好的，正常毕业正常读研不好吗，为什么要比别人晚一年。爸爸则是担心挑战太大，女儿会被击垮。

郑梦瑶心里清楚，面对未知的高难度科研和异国他乡的独自生活，这个选择一定会比现在更累。

但是，她翻遍了家里找护照，内心有一个声音告诉她一定要去，非去不可。

“我想探索更多领域，多一些时间思考、做取舍，我想要去更大的世界看看。”

她停下，想了想，说：

“我不希望我的大学四年仅仅只是在大指挥棒下被裹挟着匆忙奔跑。”

04 归来：“人生路百条”

7 个月后，郑梦瑶带着研究成果回来了，这是一个深度学习、隐私保护和物联网的交叉课题。她作为第一作者发表了一篇 ACM 会议文章；作为共同第一作者的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 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这是物联网领域唯一一个 SCI 一区期刊，影响因子 9.936。

那是她作为独立研究者的初次尝试，那是漫长而孤独的 7 个月。她将独自摸索的压力、无望、崩溃、自我质疑、自己跟自己的较劲……都宣泄在笔尖，命名为“新加坡被虐笔记”。



“你是自由的，但在黑暗中。”她回忆说。



这段经历大幅提升了郑梦瑶的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和抗压力，而推进知识边界的工作也让她体会到了成就感和价值感。

科研工作之外，她在新加坡的日子又是丰富的。

- 她报了一个暑期学校项目，认识了很多研究生朋友。
- 有空就去谷歌组织的研讨会吃免费的 pizza，听大咖分享，然后做一个人形鼓掌机。
- 她还遇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人，比如她的房东，生完孩子突然不想做原来的工作了，于是考了证转做房产中介。
- 当然，还有实验室的导师和学长们。

“我看到很多人，觉得他们都处在一个挺好的生活状态，他们为了梦想奔赴，很稳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不去跟其他人比较。”



回来后的她依然忙碌，除了课业，先后又申请了量化分析和生物统计方面的研究项目。但她的心境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人生路百条，没必要把自己硬塞进一个模子里。”



05 属于自己的永恒

提及对数学的喜爱，对郑梦瑶影响比较大的是周友洲老师。“他在讲概率论的时候，你是完全能够体会到他对概率论的热爱；更厉害的是，他讲出来的概率论，让你能直接感觉到概率论的美！”

周老师对她的影响不止于此。

梦瑶说，她一直崇拜那些心中有永恒的人。

在梦瑶眼里，周老师就是这样的人。让梦瑶记忆深刻的是周老师谈及他读博的起因，他说：“我这就人喜欢坐那静静地翻着书，感受春去冬来，岁月流转。”一个研究的问题曾耗费了他五年的精力去做，他也不后悔。

还有在新加坡做项目时的导师谭睿。他从不开车上班，因为他脑子里一直在琢磨科研题目，自己同自己争辩，怕一个没注意就出交通事故。

科研似乎更像他的使命，而不仅是一份工作。

以及，身边那些为“热爱”和“使命”而奔跑的人。

2021年春夏，郑梦瑶即将毕业，她陆续收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最顶尖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今年秋，她将入读最心仪的哈佛大学生物统计硕士专业。

她找到那个属于她的永恒了吗？

“我还不确定。”

“大学这几年确实没闲着，一直在探寻新的可能性，正是西浦给了我这么好的平台。每一步转折都是我亲身体会、用心感受、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但对于‘永恒’，我不敢莽撞地下结论。”

“我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继续追寻。我不怕折腾、不怕跌倒，我相信它一定在未来的某个角落等着我。”梦瑶说。



爱肖邦、爱“半马”的工科男孩 斩获 7 所美国名校录取



☀️ 从早 8 点的晨会开始，蔡天羽在实验室待了一整天。

☁️ 傍晚，他下了电子与电气工程楼，和女朋友会合，两人从西交利物浦大学校园出发，开始每天 5 公里的跑步。

🌊 跑到独墅湖的时候，正好看到一整个落日，映照在波光粼粼的湖面。这是他和女朋友每天共享的落日。

🏠 跑回校园，迅速吃个饭，他还会回到实验室，忙到晚上 10 点。

临近大学毕业，他跟着西浦智能工程学院的宋鹏飞博士做科研已近两年，无论是实验室的建设，还是他个人能力值的累积，现在都是最好的状态：

“一切都就位了，可以放手干。”



四年前，高考放榜，他几乎决定复读；

两年后，想找一个为之“着迷”的目标而不得，他陷入迷茫。

而今，作为西交利物浦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凭借扎实科研经历的助攻，他接连斩获杜克大学和常春藤盟校中的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 7 所美国名校的研究生录取，大部分专业是他所热爱的生物医学与工程学的交叉。

天羽的女朋友是个马拉松爱好者。学子故事采访完不久，天羽在她的带动下，刚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第二次半程马拉松，享受奔跑带来的快乐。

科研可以很暖，数学可以很美，工科男孩的情怀，一文带你读懂。



第一回 题海之苦

高考出分后，他做了个决定：**重回高三**。

天羽是河南考生。在当地一所重点高中，他在班里的排名靠后。“衡水模式，就是每天练题练题练题，我对课程没那么感兴趣。”高考分数比预期还低，与他最想填报的 985 高校距离遥远。

那年暑假，烈日炎炎，同龄人在为大学入学做准备，他去了同城另一所以管理严格著称的高中。“我和高三学生坐在同一间教室。我已经加倍努力，但他们比我还努力。”

复读到 8 月中旬，在题海沉浮的他，内心产生了迟疑：

按照这个势头

一年后自己是否真能产生质的飞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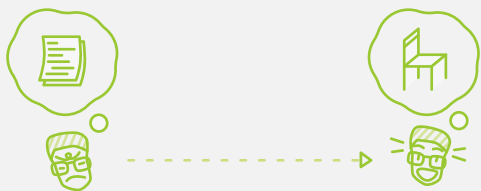
当时，他已获得本科第一批院校——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录取。

尽管他对这所中国最大的中外合作大学所知甚少，但父母对国际化教育的认可给了他鼓励：或许，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第二回 数学之美

大一新生蔡天羽坐在西浦的课堂上。教微积分课的刘启后博士，正在向同学们描述一个数学公式的对称性、简洁性。

“和高中数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授课方式。刘老师的解读让我感受到定理、公式在现实世界中确有用处，而不再只是卷子上的一道题。”



“刘老师有能力、也非常愿意向同学们传递数学中的美感。当时我觉得：这门课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天羽还记得，刘老师在黑板上写一些证明的时候，写着写着就会比较开心，“虽然他不是情绪表达很明显的人，但他享受这个过程，而且他的享受可以传递给同学们。”

刘启后博士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博博士学位。

“西浦教大一的数学老师，要么是像刘老师这样高学历的青年教师，要么是像郭镜明老师那样非常厉害的资深老教师。学校把很牛的老师放到大一，老师们高屋建瓴，可以给大一的孩子们建立一个很好的数学基础。不管学工科、理科还是商科，数学是分析问题的基础和工具。”天羽说。

大一成为他对学习产生兴趣的起点。刘老师对数学颇具感染力的热爱，也照亮了他一直以来的想法：

“我想找一件能让自己着迷的事情。”

可是，值得着迷的事，在哪里？



第三回 从“战斗机”到“传感器”

“哪有男孩子不爱战斗机的。”

从学龄前玩乐高积木，到小学起组装航模，小男孩心中的战斗机梦，逐渐生长出一种自我觉察：

“我喜欢动手，做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长大后，又加上一条：

“我想做看得见、摸得着、能帮到大家的东西。”

刚度过大一的天羽，选择了所有专业中相对最喜欢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但他的迷茫才刚刚开始：



“总觉得缺少一件每天让我为之着迷的事。我总是想得多、做得少，提前把问题都想到了，发现自己全都解决不了，就会放弃。”

困局中，有个声音对他说：

“这样下去不对。”

第四回 学科交叉，科研落地

大二下学期，新来西浦任教的宋鹏飞博士（下图右）在第一堂专业课上，向学生们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天羽捕捉到两个信息：一是“交叉学科”，二是“微流控领域”。



“虽然‘微流控’对我来说还是个陌生的词，但直觉告诉我：这个方向我应该会很感兴趣。”

他提前在网上做了些功课。在升入大三的新学期，他敲开了宋老师的办公室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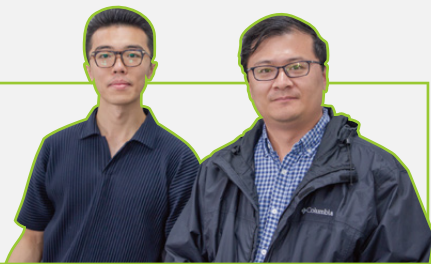
“我最想问两个问题：

老师在做什么？

我能跟着他做什么？”

他提出想跟着老师做研究。没有想到的是，宋鹏飞博士当场就同意了。

“后来宋老师告诉我，能主动提出做科研项目学生会很有积极性，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好。”天羽说。



加入宋老师的研究小组，他开始每天和基于微流控芯片的生物传感技术打交道，参与了传感器从0到1的完整研发流程。

“样机已经做出来，并经过多次迭代。”在学子故事采访的会议室，当他展示传感器的样机图、阐释其技术原理，他兴奋得像个孩子。



站在答辩会的现场，评委们的犀利提问扑面而来。

从大三起做科研，天羽在课堂上学习本专业知识，课堂外从零开始自学生物医药领域的知识。

“多学科交叉是让科研成果能真正落地的必经之路。比如研制一个体外诊断仪器，用来测量血液中某种生物标记物的浓度，实现疾病的早期筛查或诊断，这里涉及的不单单是电子，还包括流体、材料、分析化学、外观设计、用户交互——这些都需要主动去学。”



“四年来，学习能力确实提升了。知识花时间就能获得，但学习能力的提升会一直伴随着我。”他说。

大四开学的第一个周末，宋老师带他去杭州参加浙江大学“创新生物医药转化—医疗器械”项目答辩会。在此之前，他协助老师准备文书，按项目要求尝试从市场的角度去考虑成果转化的可行性。

团队研制的是一个全自动微流控分析检测平台，体积小、成本低、操作简便，符合家庭用户的使用场景。

“写材料的过程中，我站在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评委更希望看到什么？我们所做的项目到底能不能打动市场经验丰富的评委？”

答辩会现场，评委提出非常中肯的意见：目前中国家庭用户对于医疗自检类仪器的接受程度不高，就算不方便也更愿意去医院，建议将项目的目标市场调整为医院急诊、临床类科室。

这次经历，被写进了天羽的申研文书，也让他更加确信，科研从一开始就要面向市场、落地生根。

第五回 兴趣带你去远方

小时候学钢琴，天羽最早接触的古典乐是浪漫主义音乐家代表——肖邦。当地没有太多听现场音乐会的机会，每个周末父亲开车几十公里，带他去郑州听演奏。

“我不是特别喜欢比较宏大、强烈的音乐。最喜欢的音乐是肖邦。”

天羽耐挫力的养成，与他天性中的柔韧有关，也与他科研的理解有关：

“做科研，或是做任何门类的创新输出，大部分人都会遇到挫折。正常的科研流程就是站在前人基础上，一小步一小步往前走。偏产业类的项目，考虑因素会更多。”

“发论文，只需要展示一次成功，就可以认为是可行的。”



“做产品，必须没有一次失败才算成功，成功率追求的是百分之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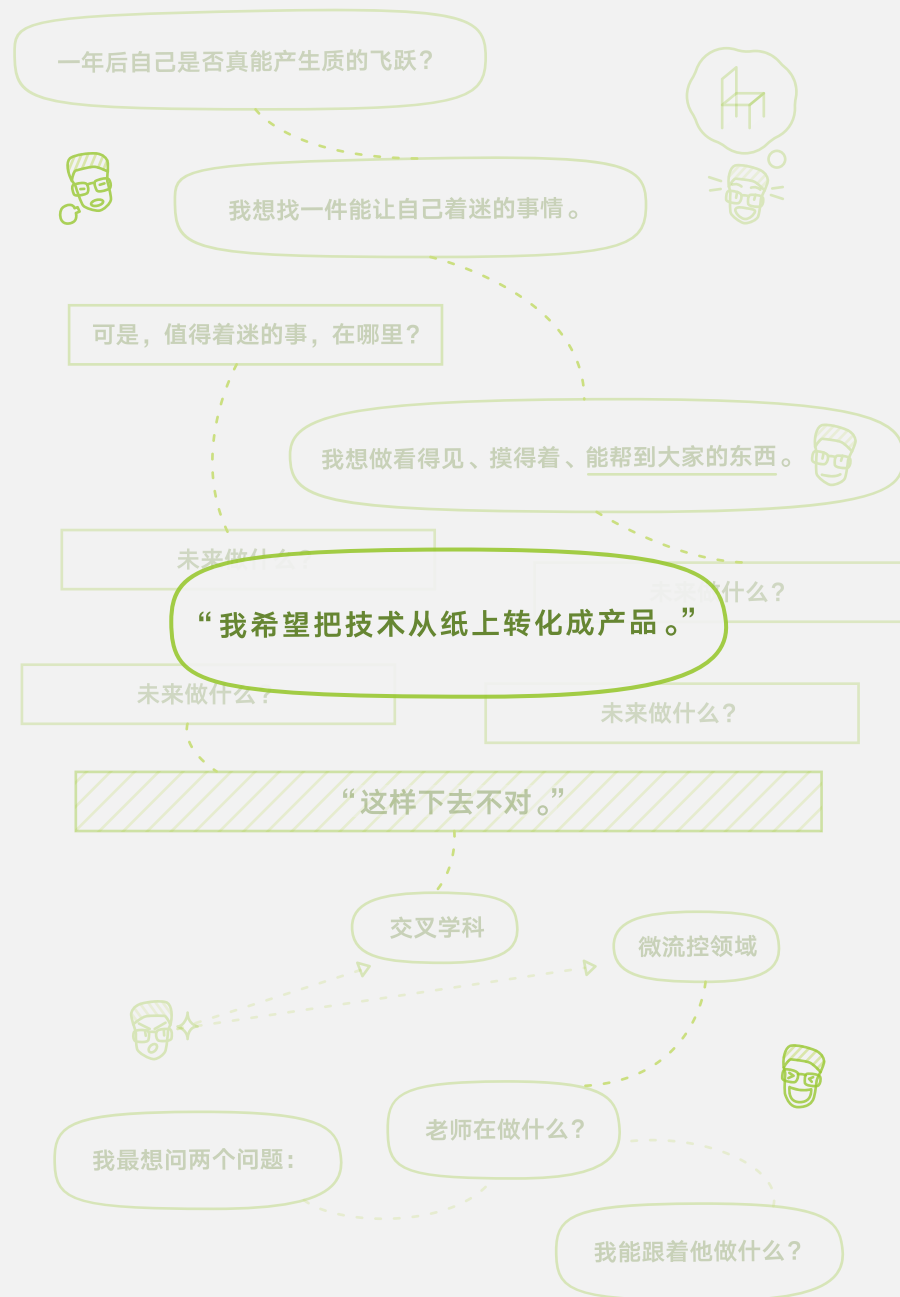
他申请的所有研究生专业，都与生物传感器有关。“我在申研文书里只写了一件事：我经历的科研流程、产学研的尝试，再到后期专利体系的构建。”

“我希望把技术从纸上转化成产品。”——这件他在西浦四年找到的让自己“为之着迷”的事，打动了世界顶级名校的面试官。

记得大一时，他曾找学术导师赵策洲教授聊自己的困惑。赵教授说的一番话，激励了他后来从迷茫中突围：

“本科期间要多了解、多接触、多尝试，要以兴趣为导向，千万不要让自己仅仅只是为了刷分、申研这种事情过得太‘辛苦’，不然就得不偿失了。”

“为之着迷”是珍贵的体验。如今，兴趣将带他去远方。



在路上的西浦电影人



阿梅和在上中学的女儿一起走回家，在楼道口碰到了在等她消息的丈夫，三个人没有对话，默默地进了屋。



妈妈去世多年后，长大的小女孩又回到了小时候的家，手里拿着的玻璃罐妈妈曾经给她装过盐水，现在里面是真正的海水了。

西交利物浦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大楼的电影院里，何林芷担任副导演和剪辑的《阿梅》，以及杨凯丽自编自导的《若道春风不解意》正在首映，这是每个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的大四学生都要完成的毕业作品。

同样作为导演，杨凯丽和何林芷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都不尽相同，但这不妨碍她们成为在专业上互相欣赏的好友，也成为了独具个人特色的艺术家。



01 从“阴差阳错”到找到自己的风格

杨凯丽从小就学习画画，刚进西浦的时候是冲着建筑系去的，但在大一时听说了刚刚招收第一届学生的影视艺术学院，她就凭直觉挑选了一个最感兴趣的专业，阴差阳错地进了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

“在选择这个专业之前，我甚至连剪辑软件都没有打开过。”

“我当时对影视都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了解，感觉就是去拍东西、拍故事。后来慢慢地，我发现了一些浪漫的东西，那些电影里和以前我自己有些莫名其妙的想法，产生了奇妙的连接。”

“可能有点矫情，比如说今天外面吹风的时候扬起一片叶子，风温温的也不是很热，我在那里坐着，可能有阳光，我心里就觉得这个时刻好浪漫。”

“那些让我觉得非常幸福的生活碎片，我发现好像可以在电影里表达出来，这非常迷人。”

这是凯丽拍片的初衷，她想表达自己内心觉得非常着迷的东西，更想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先定下要用什么样的题材去讲故事。

凯丽是云南人，她的作品都是在家乡取景，她喜欢拍带点风土人情的故事，而且剧本多以小孩子为主角。“我小时候在奶奶家所在的村子里有很多回忆，但因为太过久远，现在回忆起童年会产生一些很奇妙的、像梦境一样的场景，这和我对于电影的感受非常契合。”

“而且小孩子有一些行为，不需要像大人一样去解释为什么，他心里想着一件事，他就去做了。”

“就像我拍的《银鱼》里，那个小男孩心里喜欢那个小女孩，他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但是小女孩说‘我要去洱海，洱海有一种鱼叫银鱼’，小男孩就半夜离家去找银鱼给她，这种行为我觉得很单纯、很动人。”



我要去洱海，
洱海有一种鱼叫银鱼

《银鱼》是凯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作品，是她从“小白”开始向专业导演转型的第一步。当时有一场夜戏，通告单上写的时间是半夜一点半到两点，但已经到了两点还没开始拍，凯丽觉得那是最后一次拍夜戏的机会，必须要把必要的镜头拍了再休息。剧组里的灯光师是外面请的专业老师，尽管让做什么还是会做，但能看出有点不满。凯丽是第一次当导演，要操心的事情太多，那天晚上累得很难受，也没有精力去管这些事情。

右图、下图为《若道春风不解意》的拍摄现场



杀青那天开庆功宴，来了很多亲朋好友一起庆祝，大家唱着云南特有的敬酒歌，都挺高兴。最后剩下几个主创人员时，负责摄制组的学长讲起拍夜戏那天的事，原来在凯丽坐在离田野很远的地方看着监视器、要求必须拍完时，田野里的灯光师和其他摄制组成员已经非常累了，甚至不耐烦地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是学长安抚了他们，瞒着凯丽扛下了这件事。

“我那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坐在监视器前说想要什么，根本就注意到有些事情的发生，是他们在幕后悄悄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凯丽回去哭了好久，一晚上没睡着，但也对导演这个身份有了更深的理解。

“导演不光是要做好创作，作为一个片子的核心人物，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要考虑到剧组其他人的想法，而不是只关注自己想实现什么。”



《银鱼》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剧情和技术都有待提高，但很多老师同学看了之后，都觉得风格很明显。“老师跟我说，能找到自己的风格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我开始觉得自己是有天赋做导演的。”

之后拍的《My Town 我的家乡》和《若道春风不解意》，凯丽也都保持了自己的风格，做导演这件事她也越来越游刃有余，调度演员、控场收音、调整剧本……连一向不怎么发朋友圈的爸爸都被拍摄现场专业的氛围感染，群演期间一天能发十条朋友圈，全都是片场花絮视频。

“他还会在饭局上跟朋友们说：‘你们别看电视剧里旁边什么都没有，其实后面全都是人！我女儿是导演，我可是演过戏的，五米之外全都是那些杂物器材……’我妈也会问片子拍完了在哪上映之类的问题。”凯丽说着说着自己也笑了，“看到我在做喜欢事情，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他们就很开心，我也觉得这条路没有走错。”

02 抓住救命稻草，然后更要努力探索

何林芷刚进西浦的时候选的就是建筑系，这是她父母帮她做的决定，“他们认识建筑行业的人，可能觉得我也学这个的话毕业后能帮到我。”

何林芷成绩很好，老师也说她有天赋。

“但我就是不喜欢，我没办法把它当做终身事业来做。”

“我想做导演，从小就对拍片子感兴趣。”

“我想拍一些能触动人心里的东西，可能是电影，可能是一部剧集，我希望别人看完能说‘我深有同感’或者‘我能体会到你要表达什么’。”

专业课之余，小何在学校的市场与交流办公室做摄影助理的实习工作。

“

那段时间就特别…

割裂

每天工作的时候做着喜欢的事 ← 工作结束一到建筑楼



我觉得很快乐



我整个人就不行了



”

有天半夜两点，小何一个人从外面走回宿舍区所在的文星广场，爬到草坪上躺着，喘不上来气。她脑子很清醒——理智告诉她这样不好，但就是不想动，什么都不想做，也不想回去。她用最后的力气给同学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同学陪她去医院，小何确诊为中度抑郁。

“其实那之前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和精神有很多问题了，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那时候大二已经开学许久，想要转专业需要 gap 一年重修。这一年时间，小何一边实习一边和爸妈沟通，她把自身的情况告诉爸妈，给他们看自己的作品。“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因为没有长性才要离开建筑，我可以学好建筑，但我更想学影视制作。”

一年后，小何如愿以偿，成为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的大二学生。这是她第一次“反抗”父母、完全凭自己做出的决定，从这一步迈开了以后，一切都变得顺利起来。

转到梦寐以求的专业，是兴奋和焦虑并存。小何想着：

“噢终于来了，这个专业好啊，让我们大展宏图，让我们为了电影事业而奋斗！”

“我几乎加了每个同学的微信！我觉得他们都好厉害，想和他们做朋友。”

看到身边各种优秀的人，小何更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想不出剧本很焦虑，剧本想得不好很焦虑，没钱拍片更焦虑……总之就是给自己很大压力。”

“忙起来反而好很多，一旦开始拍摄，我就会容光焕发。”

在小何看来，拍电影不是一个纯理论或者纯实践的事情，作为导演，也要看很多电影、做研究。“很多大导演他首先是个影迷。”最忙碌的四月一个月，小何也坚持看了 29 部电影，“我在豆瓣上的观影记录才 1400 部，感觉还是不够。”



她喜欢看老电影，对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历史尤其感兴趣，她的毕业论文也与此有关，研究的是香港六十年代张彻及李翰祥的电影。

“你要是聊这个我可不困了啊。”

提起研究，小何兴奋地语速加快，“在符号学的角度也可以把电影归为是一种广泛的为人所知的语言，不论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电影，等于是把电影放进了一个白话的、通俗化的现代主义框架下，让电影可以和大众进行沟通交流。”

“以视觉文化研究为范式，我做了定性和定量研究，探究香港城市文化与电影语言的关系。”

如果有可能的话，小何甚至想做一个独立研究者。“我还是挺喜欢研究的，当然拍片、剪片也有热情。但我不喜欢太‘板正’的搞法，现在我很想挑战新的、实验性的、甚至有点奇怪的东西。”



右图、下图为《阿梅》的拍摄现场



03 殊途同归，年轻的导演还在路上

凯丽为了投青年电影节，把《若道春风不解意》重新剪辑了一下，小何帮她做了后期的一级校色、解决了很多剪辑上的技术参数问题。凯丽已经拿到了格拉斯哥大学、金斯顿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的 offer，准备多做些作品投电影节，再申请伦敦电影学院和伦敦艺术大学看看；小何还是想做研究，她准备再多跟跟剧组、多看些片子，冲一冲中国艺术研究院和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的研究生。有机会的话，她俩也想合作再拍一部短片。

有机会的话，她俩也想合作再拍一部短片。



“影视行业不好混的，尤其女性导演又比较少，想要被更多人认可，就要多出去看一看，多经历一些事情，让自己更有底气。”这是凯丽和小何反复提到的。

“这不是一条简单的路，但是我最热爱的，所以不管是走直线还是曲线，有了目标和方向，就义无反顾地向前冲吧。”凯丽说。



致少年的你： 逆境中的生机，终会到来



从小到大获荣誉无数，以全 A 成绩考入山东省重点高中的张潇文，在高考出分后，经历了自我的“崩塌”：



“我一直是有些骄傲在的，但那一刻觉得灰飞烟灭了，一切都是虚假的，我根本没有那么优秀。我连志愿也不想填。”

“我摸不到未来在哪里。梦想那么多，有什么用？”

高考失意，人生还能“逆袭”吗？以下是西交利物浦大学经济与金融专业毕业生张潇文的自述。

01 全力以赴，仍被失败痛击



我人生的第一所“梦校”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高二时，为参加新国立的选拔，整个寒假我每天学习超 12 小时，提前把高三的数学和物理学完了。新国立的考试中有一门“综合逻辑推理”，当时我的思维能力还没有建立起来，在第二轮笔试中落选了。

我的第二所“梦校”是香港大学。

高考前夕，我参加了港大的面试，在全英文的无领导小组讨论中表现出色，获得了港大的预录取。港大的正式录取标准是高考成绩进入山东省前 600 名。我越是想好好冲一把，就越是焦虑，结果高考比模拟考低了四五十分……

那段时间是我的黑暗期，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填什么志愿？随便吧！

有次外出吃饭，席间一位阿姨忽然谈到西交利物浦大学。她说，西浦很适合我们家自由、“放养”的教育理念，而且在国内就可以体验到国际化教育。

饭桌上，我表面波澜不惊，不想流露任何情绪，小心脏却激烈跳动起来！

一回家我就去查西浦的资料，心里暗暗做了决定。西浦国际商学院特别有名，而我成长在商人家庭，我想读商科。

填报志愿的截止日期一天天在逼近。

有一天，爸妈小心翼翼跟我聊起：“要填了吗？”

我还没开口，他们说：“你觉得西交利物浦大学怎么样？”

如此默契，我们义无反顾把西浦放在了第一志愿。

02 你好，大学!

进入大学，扑面而来的自由让我觉得

“**AMA~ZING**”
(惊奇)

告别黑暗期，我对自己说：

“我还有很多时间，
我还有很多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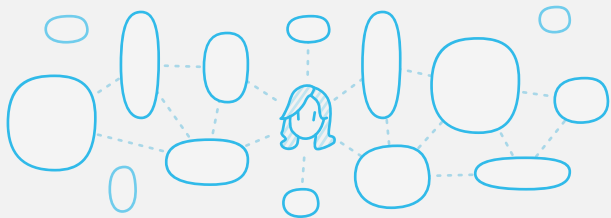
“为什么我不在西浦好好挖掘自己，看看四年后的自己是什么样子？”



初高中的时候，每天老师都会给你安排好干什么。



而现在我有了大量自由支配的时间。遇到哪位老师开我喜欢的课，就算不是我的老师，我也会去蹭课。玩社团、做义工、参加商赛、搞科研、读暑校、做实习……整个大一大二，我在探索自我，也在探索自己对专业的兴趣中度过。



大一寒假，我去香港参加了一个大学生投资组合比赛。比赛在香港环球贸易中心举行，楼里的金融界人士一个个西装革履，跟电影《大空头》里看到的一样酷，有种叱咤风云的感觉。现场最大的冲击来自以小组形式进行的比赛。当时我几乎什么专业课也还没学，组里有个同龄的男生特别厉害，他给我讲了很多金融方面的知识，带领全组往前冲……我发现金融原来这么有趣。

我通过了大一选专业的天赋测试，进入了西浦国际商学院经济与金融专业就读。

03 72小时魔鬼考试



西浦有最自由的校园氛围，也有最严厉、最“刺激”的考核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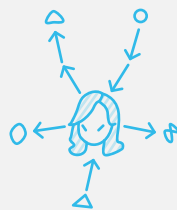
放在以前，面对专业领域内“巨人”级学者的论文，我怎么可能想到去“批判”？但在计量经济学和国际贸易这两门专业课的期末考试中，周文婷博士要求我们分别在24小时和72小时内带着“批判性思考”完成对顶级文献的阅读，并独立完成综述性论文。

期末考试占总分的70%，不是单纯做题，不是死记硬背知识，而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先读懂别人做了什么研究，然后去分析、去加入自己的观点，批判性地论述该项研究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值得改进。这样的考试听上去是不是很恐怖？

第一次参加如此“灾难性”的考试，我凌晨两点睡、五点起，全天候连续战斗，身边的同学也基本都这么拼。



文婷老师和很多西浦老师教给我的是：**我是独立的成年人了，以后踏入社会，不会再有人把知识一点点掰碎了填给我，我得学会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回过头看：知识如何能融入我们自身？独立思考的能力如何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就是通过这样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每完成一篇论文、每做完一个团队合作的作业、每一次上台做汇报……整个过程总是无比艰难、甚至不知所措，但是经历过后，觉得学到好多。

04 知识会老去，大学学什么？

随着实习履历的累积，到高年级时，投简历的命中率会高一些，比如投十份简历，最终能获得一两个实习机会。

大三暑假，我在中泰证券实习，随投行部的项目组被派驻到山东枣庄的一家水处理厂，进行 IPO 上市的工作。投行部的工作强度大、加班多，对于交给我的任务，有很多我看不懂，不知道学过的理论在具体市场要怎么运用，这时就需要重新去学、去理解很多东西。

实习印证了我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是有用武之地的，但另一方面我也亲身体会到，自己能用于实践的知识真的微不足道，课堂所学的知识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就像我的毕业论文导师 Tony Kwok Luen So 博士所说的：过不了一两年，你在学校里学的这些知识可能就会没用，但是通过大学的学习过程，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学习能力，学会如何独立思考、批判性思考。

我的毕业论文是个行为经济学的项目，研究消费者愿意排长队买奶茶的深层原因。做研究的过程中我经常向 Tony So 博士请教。每次我问一个问题，老师都不会直接回答，而是反过来向我抛出好几个问题，有时我都被问懵了。



老师一遍一遍地追问，而我在试图回答的过程中就会被迫去思考，老师并不直接给出答案，但我自己就逐渐把答案给弄懂了、找到了解决方案。

Tony So 博士对我说，他希望引导学生超越表层显而易见的东西，去深度挖掘、提出聪明的问题，“学生每一步都要问‘为什么’，培养好奇心，睁开眼睛看到更复杂的真相。”



05 圆梦“梦校”

我和爸爸妈妈就像是很好的朋友，我在看着他们的成长，他们的成长让我惊讶；他们也以蛮惊讶的姿态在看着我：很惊喜，孩子在长大。

做毕业课题时，为获得第一手消费者数据，我跑到苏州中心和圆融广场的奶茶店，和顾客一个个聊天、收集调查问卷。我的实验对象是活生生的真实的人群。我体会到科研的魅力。

科研课题越是来源于生活、越跟我有关系，我就越想弄明白背后的“为什么”。对我来说，“经济学”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与生活紧密相连。



毕业前夕，我获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应用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录取。机缘巧合，西浦帮我圆梦了人生第一个“梦校”。

此外，我还收到了帝国理工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六所自己从未想过的顶尖大学的 offer，并被评为 2021 年度江苏省优秀毕业生。想起四年前所经历的挫折，原来，“逆境和厄运自有妙处”，我从失败中汲取了力量。

认识自己，是大学最重要的意义所在。目前我的想法是先去新国立读完应用经济学硕士，再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去帝国理工读一个战略市场营销专业的二硕。

“人生很长，兴趣才是一个人最好的老师。”



非典型好学生的剑桥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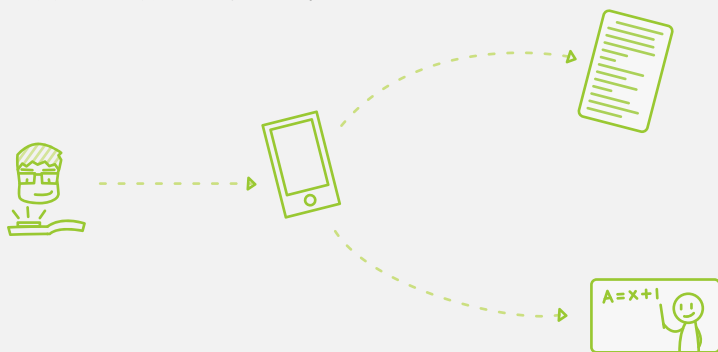
“高中的时候对剑桥是没有概念的，跟上北大还是上清华一样，说出来像个笑话。到西浦之后，居然觉得‘上剑桥’真切了起来。”

“在微信里设了个背景图，写着‘不就是剑桥吗，上它！’”

王世杰，西交利物浦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应用语言学系 2020 届学生，在这个申研季如愿以偿拿到了来自剑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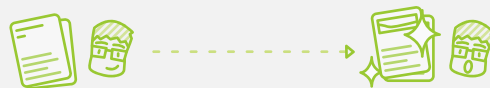
01 “歪打正着”来西浦

河北，张家口，在埋首刷题的气氛里，王世杰像个“差生”。摊开的书本下，常卧着一部手机，联结着外面的世界：“那时候偷偷玩手机，看小说、逛知乎。”这却让他接触到了广阔世界中的无限可能。“反而帮我打开了眼界，感受到我们当地高中和发达地区教育质量的差距。”



“我看着推荐，在闲鱼上买了一堆盗版网课，晚自习偷偷看，也不写作业，一看一晚上。”不按套路出牌的学习方式竟为高考助了一臂之力。“当时超常发挥，比一模高了快 90 分，才有幸踩着西浦录取线 3 分进来的。”王世杰笑道。

这些年他对西浦的认识也在深入：“西浦最核心的不是课程设置，而是优质资源组成的环境，譬如老师会引导你把作业升级成学术论文、提供暑期研究项目等等。我们有很高的自由度，可以在丰富的资源里做抉择。”



也像当初期待的那样，学校提供了自由翱翔的平台：

“在西浦读书是一件很幸运的事，认识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热情。我也愿意把西浦的文化传播出去，所以我还加入了博物馆解说团。”



毕业前十天，王世杰作为通讯作者的 SSCI 一区文章终于见刊。“在学术上的努力没有白费吧。我们课题组也成立没多久，没什么学长学姐能让我‘骚扰’一下，全都得自己从头学。最后能发表，或许说明这段经历不是那么苍白，向独立研究者迈了一小步吧。”

02 西浦的非常规学习



刚入学的时候，他将大量时间用在学习上：“这种饱和式学习并没有让我成绩多好。”这让他放下了对分数的执念。“继续这种状态益处也不大，还不如专心在自己喜欢的方向和领域。”

于是，阅读文献、参与学术会议、跟进领域热点成了他的生活。这反而让王世杰在大三四大都维持在专业第一。“那时候确实没放太多时间在课程上，典型的ddl（截止时间）前三分钟交论文选手。不过，做学术虽然和课程关系没多大，却能提升对学术的‘审美’，也让我知道怎么快速入门新领域、什么是有价值的论文。所以，花在写作业上的时间减少了，质量却提升了。”



这种“非常规”学习也得益于王世杰的导师——应用语言学系魏日宁博士的独特教学方式：“除了课程内容教学，魏老师更多地会引领学生成为独立研究者。”魏博士从学术研究入手，介绍领域内核心期刊，鼓励学生主动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文献，对这些已发表的论文进行批判，思考其与课本理论之间的关联与不同。



王世杰和导师魏日宁博士、学姐石家玮

“老师们给了我很多空间去做想做的研究、辅助我建立批判性思维，也得到了更多调整自己学习方法的自由度。”

“来到西浦之前，我的学习是立足于用已有的知识解决能解决的问题。”



“但是西浦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方法给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需要我批判性地对待学过的内容，推动着我去不断思考不断深入。”

应用语言学下开的课程为他提供了全面、前瞻的认知。“在这些课里，我需要从不同角度来观察语言，语言作为符号系统是怎样的？作为认知系统是怎样的？需要做很多哲学性的思考。”这推动着王世杰深入地分析各种问题，“我很感激不断质疑我、也不断接受我质疑的老师们，Paul、Penny、Steve、印辉‘爷爷’、魏老师、‘阮阮’教授等等。”

03 抓住自己想要的

“一开始我特别想做翻译。”这促使王世杰选择了应用英语。

他坦言：“倒不是对翻译有很深的热情，只是我很喜欢这种‘被迫’突破自己、学习新知识的生活方式。”当翻译小哥、考翻译证，在这条道路上跋涉的王世杰，却在以学术为导向的氛围里明确了热情所在。

2017年暑假，王世杰与学姐——如今在牛津就读的石家玮——一起在魏老师的麾下研磨外语教学政策报告：“那时候已经放假了，我们俩在DB三楼机房赶论文，然后互相‘毒奶’对方能申到牛剑。”

这段时光让他有了一些转变：

“这样每天吸收新知识、看到新世界的生活很符合我的期待。可能最后报告的质量一般，却让我爱上了学术生活。”

“我修的大部分是应用语言学课程，偏向社科，相比起人文学科或者语言服务来说，批判性、实证性更强一点。我开始觉得学了这么多有趣的东西，比起做翻译时‘反刍’其他人说的话，我想说点自己的话，更深入地参与到人类的发展中去。”



大三的时候，王世杰申请开设了学生选修课，为其他对语言学感兴趣的学生讲授“生活中的语言学”，大四又开设了“探秘应用语言学”，将自己的知识和理解分享给更多人。



对很多人来说，剑桥是个终极目标，王世杰却认为学校没那么重要。“其实没必要学历焦虑，把自己有热情的事情做到最好，这个领域的‘牛剑’自然不会拒绝你。很多同学选往年均分最高的课，结果不一定好；但是选自己抱有热情的课程，肯定能体验到知识的乐趣。”

王世杰经常尝试突破自己的边界。“我最近在学打代码，希望有朝一日可以 cosplay 程序员。”由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已经成为学术热点，他也希望继续拓展自己的兴趣、能力，在以后的学术中应用起来。“学了 HTML 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自恋地建了个网站 (<https://linguist.top>)，网站的搜索框是假的，只有个图标，因为我不会做搜索框。”他笑道。



04 普通中的不普通

在常人眼中，剑桥“理论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必然高深晦涩，王世杰却称自己的研究非常平实，只是在司空见惯中独辟蹊径。“我的方向偏向于心理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都是非常常见的内容，比如性格与语言、情绪与语言等等。”

“其实剑桥或者其他社科 MPhil 申请没有那么‘玄学’，最终的核心还是在于你的研究是否有理论价值、社会价值、哲学价值。”

“我一直在思考人文关怀，不局限在性别平权、LGBTQ 少数群体平权，而是关注社会里的每一个普通人。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一刻成为少数群体，甚至看起来强势的群体有时也是弱势方。”



王世杰举例说，讲普通话的人群也会受到讲方言人群的隐性歧视，某些性格的学生会遭到偏向性的对待等等。“他们不是典型的少数群体，只是普通人。”

“对于理工科来说，标准答案有时是存在的；对于社科来说，每个人都是答案。”

他说道，“我总希望最终能落在人文关怀上，我希望能提升这方面的意识，因为社科本身有时解决不了社会问题，但社科所传达出来的精神可以，社科所惠及到的个人可以。”

“社科研究不是塑造学术权威的过程，而是一个让个人觉醒、让社会觉醒的过程。”



不确定性，既然避不开那怎么拥抱它？



西浦的本科毕业生八成以上选择继续深造，李怡琦是少数派，她选择先就业再读研。在求职路上，国内多个一线互联网大厂为她转身，多重因素权衡下她选择了东南亚最大的跨境电商平台 Shopee。

01 跨界与可迁移技能

李怡琦就读于西浦工业设计专业，在大学期间，她就通过不同的实习了解她所学专业在职场上都有哪些用武之地，从产品设计到品牌设计、从服务设计到品牌推广，对她这个以兴趣为导向的人来说，这些都没有戳中她的兴奋点。在那之后，经历短暂的迷茫，她又给自己圈定了一些新的探索目标，其中有一个就是互联网产品经理。



这个新的尝试，让她找到些许熟悉的感觉。那个熟悉的东西让她在工业设计和互联网两界之间架起了能“跨越”的桥梁，可以把此界的技能“迁移”到彼界去，胜任看似不尽相同的工作。



先说学校里学的这些知识和技能。李怡琦说，西浦的工业设计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有两个特点：

一是跨学科，除了设计，还要学物理、数学、智能硬件和编程等，“这些都是帮助你实现自己想法需要了解和掌握的综合知识。”



二是小组作业非常多，占到一个学期作业总量的 60%-70%，不仅量多，占比重还大。“所以，团队合作是逃不过的，你得想办法去形成一个好的小组合作，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分数。这其实跟做产品非常像。”



再来看互联网的产品经理要求具备哪些能力和要求。据李怡琦的理解，产品经理以项目管理为主，结合市场、用户洞察和功能策划，有时还要覆盖运营推广策略的制定和复盘。在执行中，需要协调设计、开发、市场这些不同职能的人共同推进项目，同时要监督产出，保障最终产品能够上线，并且对结果负责。

“产品经理需要知道其他人都在干什么，得具有相关的交叉背景，能够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沟通；然后，还得有点领导力，你跟他们没有上下级关系，但是要推动他们做事情。”她说。



02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在学校里，李怡琦接受的教育和训练始于研究，且十分重视研究。学生们学习多种研究方法，通过研究获得一些洞察，再基于洞察去开发产品。



李怡琦在大二暑期获得了一份互联网产品相关的实习，她认为开发互联网产品与她在学校所学有很多相似之处，希望能在工作实践中用到在学校学习到的方法论。

现实情况是，很多研究方法企业根本不用，因为花时间、成本高。

怡琦不死心，不断跟团队的组长“安利”她认为有价值的研究方法，最终说服组长采用了一些。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有点大，她想是不是大企业好一点，更重视研究和创新呢？

于是，她后来又面试进了一线大公司。没想到在这里连研究的机会都没有，“大公司的用户研究都是单独的部门，同时支持多个项目，你可能根本争取不到这样的资源。”

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在大厂里最司空见惯的方法论竟然是“抄竞品”！它的逻辑是，既然竞品做了这个功能，且在市场上得到了验证，那我就拿来用，比我再去花时间、花成本，开发出一些不知道能不能成的产品效率更高。



“听起来似乎也很有道理，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你所接受的教育告诉你，要创新、研究很重要。”

“可现实完全不是这样，当时脑子里各种冲突，挺痛苦的。”

她和许多人聊这个困惑。有一个人的话她现在还记得。大意是，中国互联网发展这么快，取得这样的成绩，方法论可能比较粗犷。但既然它存在就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和适合它生存的阶段和环境。

“他提到了语境和情境，我觉得有一定道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去探索为什么它在这个语境中是奏效的？”

李怡琦决定把这个困惑当作一个现象去研究、当成一个问题去寻找答案。这时，她也就没那么痛苦了。



03 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

大三暑期李怡琦拿到了腾讯的暑期实习，她表现优秀、有机会可以留下，但却因为当年所在团队没有应届生的招聘名额作罢。

后来进入快手实习，她所在的组负责一个新业务，当时国内做那个业务的就他们和竞争对手的一个部门。这是一个还没被验证的新业务，整个团队的压力非常大，如果没跑出来，团队就会被直接解散掉。

实习生李怡琦又从最基础的写会议记录干起，很快获得组里同事的认可，继而过了人力资源部门这一关，业务部门的老大也点了头，几乎组里所有人都觉得她入职没问题了。就在这时，部门组织架构调整，新上任的老大认为这个时期该业务不需要进新人。临到手的 offer 飞了。

再一次摊上这种事的李怡琦比第一次淡定许多。在这个行业里看到的都是“稳定”的反面，她也越来越习惯“不确定性”。

例如，她并不看好产品经理这个岗的长期发展前景。基于她个人的判断，可能再过二、三十年这个岗位就不一定存在了。“像我之前说的，它是一个整合的角色。在工作中，你会发现各个角色都在学别人的语言；在学校里，你也能看到这样一个趋势，我们学设计的，也会学一些商业的、编程的知识。如果这个趋势发展得顺畅，那就不需要产品经理了。

“其次是领导力，不一定非要是产品经理，如果设计或者开发的人有领导力、有意愿担责任，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担任这个角色。像有的公司，公司文化就是不设边界，一个事情被哪个角色揽下来都有可能。”

再比如行业，她也有所考虑。“业内不成文的规则，国内互联网大厂一线员工的退休年龄是 35 岁。我真的没怎么见过 35 岁以上还在一线的，身体首先就熬不住了。越往上走人越少，能做到中高层的肯定是少数。”

“这个行业的红利期过了，所以要找一些新机会。我会留意一些像物联网这样的新兴行业，寻找适合长期发展的机会。”

04 焦虑与应对

按常理，即将毕业的李怡琦，手握还算满意的工作 offer，理应一身轻松。但她仍旧时常感到焦虑或情绪低落。这些情绪的反应多来源于未知和不确定性引起的压力，或者是来自优秀同辈的压力。

“应对的办法就是找人聊”

“心情缓解一些了，对于那些不确定性就得去落实、去弄明白。”

经济学家何帆在其新书《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的交流会上与读者分享，“以后的孩子绝不可能凭借一技之长就混到退休，更无法靠大学四年学的东西就支撑未来七八十年的发展。未来的孩子一定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终身学习者。”

何帆还提到，在未来，年轻一代会进入好几个不同的领域。“在每一个转型过程中，都需要让自己从原来的外行迅速变成一个能够在新行业里与别人对话的人。这个很难，但却是未来生存中，年轻一代必须具备的技能。”

“焦虑和自我怀疑不可避免，情绪缓解之后，你还是要付出努力有所行动。”怡琦说。



从“井底”到哈佛



上大学之前，甄谛从没有过理想，甚至没对未来有过期待。她说自己“像一只希望在井底臭掉的蛤蟆”，连高考志愿也是父母帮她填的。



没想到的是，大学给了她惊喜。西浦不仅让她跳出井底、带她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更激起了她想要去看世界的欲望。

如今，她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计算生物学，并且已经拿到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等世界顶尖学府的录取通知书，她决定在毕业后前往哈佛大学继续未来的研究和探索。



甄谛说：“是西浦救了我。”

下面是她自己讲述的“逆袭”故事。

01 我用高中三年的最好成绩，压线考进了西浦

我不曾是个优秀的学生。高中时候学习特别差，文科听不太懂，所以选了理科，但考试成绩也一直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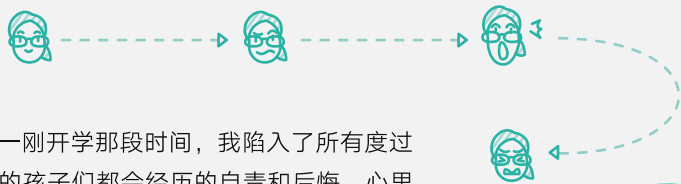
我从没想过未来的事情，对上什么大学也没有任何想法，是爸妈带着我的情况去咨询了老师、中介、专家，他们说西交利物浦大学还不错，可以试一试。

父母帮我西浦放在第一志愿，我也想着：冲一冲。高考分数出来时，我发现这是有史以来考得最高的一次。是我运气不错，正好考到那年西浦录取最低分，压线到了这个第一志愿。



02 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就没有任何负面情绪存在的余地了

我是属于后知后觉型的人，之前不会想太多，来了后，才发现原来学费这么贵。



大一刚开学那段时间，我陷入了所有度过叛逆期的孩子们都会经历的自责和后悔，心里难受得喘不过气。

成长是个好词，但不代表它是舒服的。我努力拔去自己身上的刺，压制住倔脾气，想“重新做人”。那时，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静下心来思考，如何让接下来的几年过得有意义。



大一寒假，我一个人去了斯里兰卡，参加“保育海龟”公益志愿者活动。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去另一个国家。带着“要去看看世界”的想法，我逗猴、摸蛇、上树、下海、掏龟蛋……在那疯玩儿了十几天。

斯里兰卡

跳进咸咸的海里的那一刻，

我突然觉得人生就该这样自在。



包括西浦这个第一志愿在内，我高考时填的三个志愿全是生物专业。不是出于兴趣，只不过因为我是理科生，而生物是我自认在能力范围内更容易学好的学科。

大一时，看到 iGEM 校队在招新，我报了名。当时没想那么多，只知道 iGEM 是国际合成生物学领域的顶级大学生竞赛，我学的是生物，就应该参加这个比赛。

很幸运地，我加入了 iGEM 团队。队伍里有十几个人，除了三个大一新生，大部分都是大二、大三的前辈。前期队长要我们每天都读 paper（文献资料），读完后每周还要碰面，把自己学到的内容讲给大家听，我当时心里暗暗对这种学习方法赞不绝口。

苏州



我看得很认真，目光所及都是我不知道的生物学知识，还有很多没听过的、有趣的观点。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读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了解得太少。一篇 paper 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继续读其他 paper 寻求答案，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很奇妙。

十月份，我们团队去美国波士顿展示 iGEM 比赛成果，现场有来自全球的几百支队伍。看着每支队伍的代表上台介绍项目，还有他们领奖时的喜悦，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全世界年轻人对科学的热情，很受震撼：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对科学有所追求，我之前想都没有想过。

波士顿

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对科学有所追求

我之前想都没有想过



03 机会来了，就不要犹豫

在 iGEM 项目过程中，我发现我对湿实验并不感兴趣，因为我没有足够的耐心去心平气和地完成复杂的流程步骤并等待结果，在步骤间还总会出现无所事事的思维空白。

还不能确定自己的兴趣时，我习惯不在参与前有过多的考虑和犹豫，而是尽量给自己争取体验机会。



我在专业介绍会上了解到生物科学系孟佳博士的研究方向正是生物信息，就给他发邮件，说想进他的实验室做科研。孟佳老师发给我两本 R 语言入门电子书，我看完后再次联系他，他就同意我进入实验室做志愿者了。

凭着从电子书上学到的基础编程知识和学长分享的生物统计资料和文献，我可以更好地理解科研主题，还可以写一些简单的命令。作为一名科研门外汉，我观察和学习着学长学姐每天努力的样子，在每周组会上认真听实验室成员展示的阶段成果，虽然听不懂，但我渐渐地对“做科研”有了初步认识。

最近有学弟学妹问我：

“大一大二什么都不会就能进实验室吗？”

我才一拍脑袋问自己：

我进实验室前怎么就没考虑这个大问题呢？

还有问：

“想做科研但不知道自己某个方向有没有兴趣，万一没兴趣怎么办？”

我才一拍脑袋：

好问题，我之前怎么没想过。

我只是一时冲动发了一篇英文语法错误百出的长篇邮件给孟老师，表达“我想做科研”五个字罢了，甚至连成绩单都没给他。我知道凡事多考虑是正确又理智的，可行动派大概就是脑子慢半拍、动作快半拍吧。

现在再回想起来，我很庆幸当时什么都没想的“冲动”。二十几岁的年纪怕什么失败和犯错，只有开始行动了，才有机会根据自己的特质或者兴趣，对方向做出调整，然后前辈的帮助和建议才会是你向正确方向前进的助力。

03 年轻人都是会有梦想的，有人早有人晚

大二那年我选了生物信息学专业，因为比起湿实验，我更喜欢借用统计方法和编程解决生物问题。把数据和标签告诉算法，然后再给算法一组新的数据，它就能根据学到的知识预测新数据的标签，这很神奇。可是我了解多了后，发现想在这个领域往深走的话，需要更多计算机和数学的专业知识。



伯克利

大二暑假，我看好了“数据科学”和“机器学习”两门课，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暑期课程。我基础不好，除了上课时间，我都在写数学题，旁边放着电脑跑程序，每天都是这么度过的，特别难。尽管辛苦，我开始羡慕那些学生能够在那里学习数学和编程。

我慢慢觉得年轻人都是会有梦想的，有人早有人晚，实在没有，就先去看看世界。

大三一到，身边的人都开始忙碌申研的事情，我也已经决定好，要申请计算生物或者生物统计方向的研究生。我们专业每年都有申请到哈佛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杜克大学的学长学姐，身边的老师、同学也跟我说：“你可以申哈佛试试。”

说实话，这给我很大压力。但同时，我心里还是有点自信的——

学长学姐们都可以，我说不定也可以。

04 疫情面前，要争做幸存者

那之后，疫情来了。大三下整个学期都在家里上网课，但我也没闲着，为了给简历加分，我准备找一个暑期科研项目。这个工作量还挺大，我在每所大学的官网上找实验室介绍，然后找到负责的老师，给他们发邮件投简历。本以为要发100封邮件才有可能收到回复，没想到发了20封时，就收到了哈佛的面试邀请，之后还收到了耶鲁的回复。

哈佛的暑研持续了三个月，时差和交流的困难也持续了三个月。因为不能去美国，所以每次的例会时间都是美国的白天，中国的晚上10点到12点；老师和带我的博士生都很忙，不可能一直指导我，如果我遇到问题不主动提问，那项目就进行不下去了，所以我会固定一个时间找博士生问问题，每周会主动报告自己的阶段成果。

有同学会顾虑疫情对科研和申研的影响，我想说的是：疫情面前，就更要争做幸存者，而不是找借口放弃的人。

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有很多重要的因素，天赋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考和试错永远都是关键，它们会展现出一个人的独特性，更是发掘潜力的工具。



热血男孩贾申： 心之所往，不畏道阻且长



离大四开学还有 30 天。贾申一个人窝在家里，打 Kaggle。最忘情时，他会喃喃自语，一个人对着墙说话。



对于全世界搞数据科学和机器学习的开发者来说，谷歌旗下的 Kaggle 被认为是一个磨砺功力的平台，也是扬名立万的江湖。

两个月前，贾申与学弟联手参赛，首战即杀入全球排名前 10%，在即将摘获一枚铜牌之际，却因新手对比赛规则的不了解而犯规，被判成绩无效。



贾申是西交利物浦大学应用数学专业本科生。他说，“国内打 Kaggle 的很多都是一流高校的硕士生，我就是想看看，差距有多大？去竞争、去看到自己的差距，是好事。”

失去一块铜牌后，他单枪匹马，再战 Kaggle。身在上海的他，把手机调成英国格林威治时间，每天严格按照竞赛的时间档吃饭睡觉。



“我不是为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而是想给自己一个答案，给大学四年一个答案。”

最后两场比赛，他接连打入全球前 8%，拿下两块对他意义深远的铜牌。

“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心平气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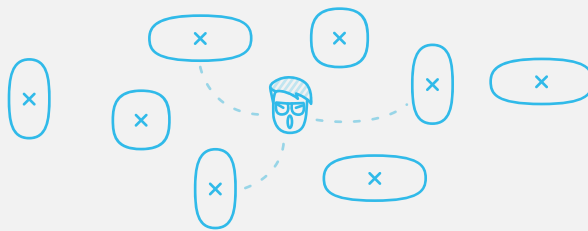


“关键时候，该打出血性就打出血性，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正义。”

贾申的热血，来自他找到了自己的“心之所往”。

01 “斜杠青年”陷入迷惘

大二上学期，贾申坐在学校就业中心的咨询室，就业辅导员根据他的专业，为他列出几个建议的职业方向。老师每列一条，他反驳一条，最后老师问：你到底想要什么？



贾申来自上海市一所重点高中，数学成绩常年排在年级前五。高考时因分数原因，错过了向往的上海交大医学院。父母说：“你既然没能考到一个合适的 985，还不如去中外合作大学。”他就这样来到西交利物浦大学，选择了应用数学专业。



02 科研揭开“神秘面纱”

“哒哒哒”，贾申敲开苏老师的门。

大二下学期，身边的朋友们刮起了“SURF 风”。SURF 是西浦的“夏季本科生研究基金”，同学们都在各自找项目、跟着老师做科研。

贾申的主动自荐，为他赢得了机会，他参与到一个数据科学与生物健康交叉学科的项目中来，该项目由苏炯龙博士（下图右）和孟佳博士（下图左）带领。



做科研所需的知识储备大大超越一名大二学生的专业课所学。怎么办？他拿出备战 GRE 时练就的战斗力：制订计划、按表操课，去循环、去迭代！

“基于所需的基本功，苏老师帮我列了几个知识点，然后我去请教博士生，学长们帮我画一条小路出来：比如这三个概念点，先到 A，才能过 B，一路学下来就可以走通 C。”他说。

点滴的进步带来“正向反馈”的快乐。“那是我学编程进步最快的一段时期。基础性的概念在暑假每天大量时间的轮番轰炸下，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科研’，这是个听起来高不可攀的名字。但当你脚踏实地亲身去尝试、去敲下第一行代码的时候，其实已经成功了一半。”

经过这番摸索，贾申对数据科学有了初步的认知，SURF 帮他“推开了原子世界大门”。同年 11 月，他将 SURF 成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至国际学术会议。

“初尝甜果的我，产生了一种很顺利的错觉，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前头有绝望在等着他。

从 5 岁开始学京剧、练武生的他，凭借《林冲夜奔》等剧目，获得过几个上海市的高水平艺术奖。“因为有舞台经验，大一我参加了话剧演出，演男一号；还因为从小学打鼓，我进社团玩乐队，参加了独墅湖摇滚音乐节、西浦新年音乐会……”



“大一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斜杠青年’，好像什么都能做好。至于未来是什么？我还是个孩子。”



大二一开学，当他还些许沉浸在对“斜杠青年”角色的迷恋中时，同届的很多同学已经明确目标、加速前进。他感受到 peer pressure（同辈压力）带来的“暴击”。



“大学四年的某个时间点，很多人会突然开窍。有人开窍比我早。”

“去做职业咨询的时候，我对老师给出的建议基本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因为当时我对自己的专业还没有很好的认知。”

问题是，如果不去摸索，如何知道未来在哪里？

03 黎明前的黑暗与绽放

数据科学是什么？

“大二暑假的我曾以为数据科学是个‘点’，在有限范围内我掌握了一定知识，能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但当有一天走出这个‘点’之后，才发现自己在浩瀚星空中的渺小。”



选择“2+2”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的贾申，2020年春因疫情原因回国，课余继续跟着苏老师做科研。数据科学与大健康交叉学科的申研方向逐渐清晰了。

但正是在申研的过程中，他发现数据科学的竞争远比想象中残酷，难度也远非当年做 SURF 时“调个数据包、跑个小模型”可比。

“我怀念曾经一个暑假就能收获满满的时光。”



“大三下学期我开始结合课内讲义学习更高阶的知识。那是一种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的付出，就如同一望无尽的隧道、无边无际的大海。”



破釜沉舟连续赢回两块 Kaggle 铜牌，最大的意义在于重建自信。他开始着手申请剑桥大学的研究生。

接下来从圣诞到新年，他都忙着期刊论文的修改。这是一个三校联合的科研项目，作为第一作者，他几乎每天改一版，直至论文“封稿”。

“元旦零点跨年前的几分钟，还在和苏老师讨论，挂电话前才想起彼此说一句‘新年快乐’。”贾申回忆。

“这次的科研项目历时一年有余，一路磕磕碰碰，比起大二暑假的那番顺风顺水，显得道阻且长，但也许这才是真正的进步。”

参加剑桥面试那天，他在纸上草草写下一句“I have nothing to lose! (我已经没什么好失去的了)”，决心放手一搏。



如今，他已获得剑桥大学的半奖 offer，将在“人口健康科学（健康数据科学方向）”硕士专业深造。

回头看：数据科学是什么？

“在 SURF 的启迪下我迈出了第一步，但前面的路其实还有很远很远。”

对科研心有热血的男孩贾申，如今很少跟朋友提起自己的技能包，“会与不会、懂与不懂，只不过在于角度。”

“我更愿意去谈最近在看什么、研究什么，那是我的热情所在、心之所往。”



XJTLU

西交利物浦大学

全球就业

LIGHT AND WINGS

笃行任事

可能性

科研

无限可能

全英文教学

未来

WISDOM

年轻的成人

思辨

创造力

专业精英

开拓者

COMPLEXITY

STRATEGY

不确定

独立思考

COURAGE

TENACITY

自主

OPPORTUN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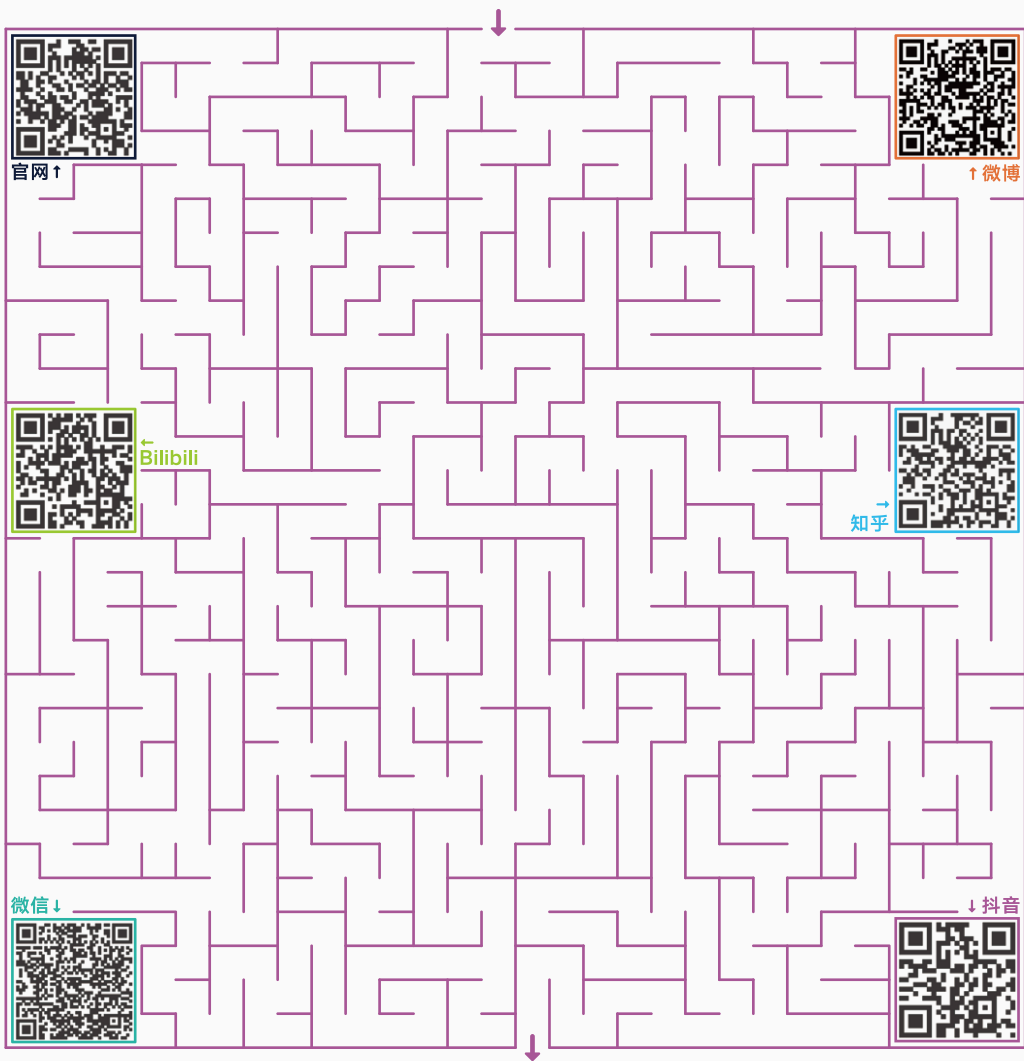
永不言弃

UNCERTAINTY

全球视野

国际教育

自由选专业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仁爱路 111 号

邮编：215123

电话：+86 (0)512 8816 1000

传真：+86 (0)512 8816 1899

网址：www.xjtlu.edu.cn

